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◎ 主编 唐浩明

农 历

刘定安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农

历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http://www.cflp.com

定价	520.00元
书号	ISBN 978-3-2028-5003-3
出版日期	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本	880×1230 1/32
印张	40.2
字数	120千字
印数	1000册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址	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0号(100013)
电话	010-65230120
邮编	100013
电子邮箱	chinaflp@163.com
网址	http://www.cflp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农历 / 刘安定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3.2
(乡土衡阳 / 唐浩明, 欧阳君山主编)

ISBN 978-7-5059-8067-9

I. ①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20089 号

书 名	乡土衡阳 (1-8)
主 编	唐浩明 欧阳君山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樊东屏
印 刷	长沙湘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49.5
版 次	201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8067-9
总 定 价	22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1985年，刘定安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散文《在雨季》，被《湖南日报》评为当年湖南散文创作一等奖。1986年，刘定安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散文《在雨季》，被《湖南日报》评为当年湖南散文创作一等奖。1987年，刘定安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散文《在雨季》，被《湖南日报》评为当年湖南散文创作一等奖。

刘定安，男，1967年生，衡阳县渣江镇乌鸦塘人。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衡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衡阳市湘湖文化研究所研究员。已出版著作《黑竹林》、《在雨季》。现供职于衡阳市政府部门。

■刘定安 男 1967年生，衡阳县渣江镇乌鸦塘人。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衡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衡阳市湘湖文化研究所研究员。已出版著作《黑竹林》、《在雨季》。现供职于衡阳市政府部门。

“长期以来，刘定安的散文与诗歌创作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好评。他的文字处处透出一个文化人对于古老而又宁静乡土的深情向往。在不可逆转的工业时代、唱出了乡村文明逐渐走向式微的挽歌体式。体现了从精神层面返回乡村文明，追求田园诗意的传统人文精神，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坚持与感动。”

——2011年4月24日衡阳市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工作报告《新世纪以来，衡阳文学事业的发展与成果概述》

刘定安对乡村底层生活的亲历，以及处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经验，都使他在重新回望乡村的时候有了不一样的心态。他曾经出版过地道描写衡阳乡土的散文集《黑竹林》、《在雨季》等专著，但《农历》则使刘定安在有了坚实的乡土立场之后，进行了一次内在的调整。他依然还带着那种强烈的乡土眷恋，把目光对准了衡阳过去的历史人文，同时又从中国人习惯的家族着手，来抒情式地梳理渗透在衡阳文化中的精神内核。如《时光深处》、《乘风归来》、《怀念父亲》、《西乡打柴人》等作品，从衡阳人的集体记忆入手，不断地重现衡阳的历史辉煌，在浩浩的尘埃中去发掘那些充满了烟火气息的风俗民情，如《遍地马灯》就完整地还原了衡阳花鼓戏的盛况。这些丝丝缕缕尽管早已湮没无闻，但却是衡阳人不可割断的文化基因，尤其是刘定安广泛地使用已经逐渐被普通话所侵蚀的方言土语，所以读起来尤其显得可亲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文学博士后 任东华

乡土文学的拓展与创获

——序《乡土衡阳》丛书

◎唐浩明

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

在文学史上，乡土写作是一个既“旧”又“新”的话题。

说它“旧”，是指自农耕文明以来，乡土就在文学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，从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《诗经》中就可以看出，乡土几乎成了文学之“魂”，现在被广泛提及的农民、农村、农业之“三农”题材，不但得到了广泛地表现，而且还有力地开拓了后来地方写作的无限可能性；如果再涉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农耕文化及其孕育的乡土文学，也大抵如此。可以说，由于人类与土地与生俱来的亲缘性，文学创作总是不自觉地根植了乡土的基因和血脉，无数作家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；也正是在这片丰饶的沃土上，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，名家大师联翩而出并铸就了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史的脊梁。从法国米斯特拉尔“忠实地反应了自然景色及其人民的乡土感情”到彭托皮丹通过《乐土》和《幸福的比尔》“对当时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”，从美国赛珍珠“对中国农村生活所做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述”到福克纳的“约克纳帕塔法世系”，从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“马孔多小镇”到沈从文的“湘西世界”、莫言的“高密东北乡”、贾平凹的“商州”、迟子建的“北国”和台湾的“鹿港”，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文学的“福地”。

对于文学而言，乡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和永恒的诱惑？千百年来，

为什么会那么深刻地蛊惑着、召唤着多少游子那疲惫却又执著的灵魂？为什么会产生那些难于明言、无法理清、藤蔓缠结、撕扯不断的的精神纠葛？对此，许多诗人都做了多方面的描述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”（艾青），“没有这，还有什么值得做的事呢？”（卡罗尔·阿内特）

显然，作家们对乡土的这种眷恋与皈依，首先源于他们与土地的血缘亲情。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土地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凭借，更是生命的本体构成；在长期的生活与共存中，他们非常迫切地融入乡土的深处，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文化的密码，也是为了溯源自身，发现人类的来龙去脉。因此，这种潜在地、天问式地“逆流而上”，使得土地成为悬挂在生命上方的永恒的旗帜，引领着我们不断地追逐和质询。其次，土地作为最为一切之始，蕴含了太多的内涵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、改变它、构成它。世界的复杂，首先来自于土地的复杂；人们总是不可抑制地滋生各种丰富的情感，如爱恨情仇、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，等等，哪一样少得了乡土的参与呢？！生存在这里，乡土就成了人们的全部和所有，他们想表现、想发泄、想倾诉、想留存、想刻印在文化的记忆里，所以，他们就满怀热情地去抒写乡土。其三，由于作家们始终与乡土相依为命，因此，他们对这块乡土的想象也是五彩缤纷的；任何的人、事、物包括点点微澜，都能引起他们的心灵共鸣，并在无限地感慨中生发开去；他们也乐意找到这样的支点，来抚慰创伤、安顿灵魂；他们熟悉这块土地的角角落落，触摸得到这块土地的些微呼吸和心跳，深刻地洞察了这块土地的忧愁与叹息，以及这块土地的欢声笑语，他们与土地构成了一种“共生共荣”、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，他们成了这块土地最有权力的发言人。

在这种汹涌的乡土写作潮流中，在千年的文化名城——衡阳，彭绍章、王雁鸣、邱初开、刘定安、欧阳强、任东华、王启生、刘牧黎，这些跨越了不同年代的八个本土作家，共同推出了包括《桃花行》、《故乡风》、《九峰·疏花》、《农历》、《老东老西》、《人生如此》、《一湾星月》、《那年那月》在内的《乡土衡阳》丛书，以“写衡阳”或“在衡阳写”的方式，不仅精彩地诠释了衡阳乡土创作的新成就，而且还从现实主义、底层诗学和文学人生等多方面展现了乡土的写作哲学，让我们从浩瀚的文学史版图里，重新认知乡土写作的立场、导向、趋势，以及乡土写作的活力与未来。另外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《乡土衡阳》丛书的出现既是必然的，又具有另

外别致的风格。无论是作为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，还是作为一块与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的热土，衡阳都具有太多值得抒写的内涵。事实上，千百年来，在衡阳绵延不绝文化史上，许多人前赴后继，铁血书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文史传奇，无论是蔡伦、王夫之，还是客居衡阳的周敦颐与杜甫；无论是晚清的中兴大臣曾国藩与彭玉麟，还是早已名声在外的琼瑶与龙应台等人，以及旅居海外并取得了文学盛誉的“诗魔”洛夫，等等，他们都当之无愧地贡献了湖湘文化最为炫目的华章，而且“根”系始终就在“蓝墨水的上游”——衡阳。与他们的反复吟诵相比，还有一批默默地栖身在这片土地上、甚至与之合二为一的人们，也以同样燃烧的激情和血性，深刻地续写着乡土的文脉；他们的气虽然不如这些作家那么响亮，然而要真正地了解衡阳，他们的作品却是最为直接的文本。他们原生态地记录了衡阳的呼吸、心跳和历史中的点点滴滴，无论岁月如何风云变幻，总是给我们留下了真正的衡阳味道、情感、期待、纠结、思考等诸多复杂的印记。意大利著名建筑师阿尔多·罗西曾这样说过：“城市建筑，应该植根于城市形成的过程中，历史就像被包裹在琥珀中一样，依然那样鲜活，在那里凝固成永恒。”我们也同样心怀美好的期待：这套具有独特的衡阳标志的文学丛书，能够在国家的文学格局及其影像中，以地域文学的鲜活、生动与气派，引发瞩目、热烈而又长久的关注。

《乡土衡阳》丛书应时而出，这种聚集众多知名作家来共同歌唱衡阳的现象实不多见，因此值得我们大书特书。这几部作品尽管题材有别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各擅其胜，然而，却共同地指向了衡阳，吟唱着、歌颂着这块热土的人物与事迹、痛苦与快乐、情感与记忆、过去与未来、生活与现实，从而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迹，为地方文化留影。通过它们，我们约略可窥到衡阳的某些面相及其内核。尽管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老实的现实主义手法，但由于融进了自身最真挚的情感，所以，这些作品显得生动、亲切而又活泼。

当然，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，这些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其中的若干灵感，而显示了它们对科技的开放与亲近。更主要的是，它们保持了源自乡土的“土”，使得现实主义艺术不至于因过度飞扬而显得缺乏“重量”，倒是显示了极为别致的风情，从而呼应着艺术的原始性滋味。而亦“土”亦“洋”的渗透与反差，又使这几部作品虽然不很高深却很可爱，不很炫目却很朴实，不很参差却充满了“对话”。这种向“内”挖掘现实主义艺术的储

目录

- 西乡打柴人/001
- 农历/005
- 时光深处/007
- 在衡阳大地行走/019
- 寒夜读史/028
- 那些老地名/035
- 根在吉安何处寻/038
- 老照片/042
- 怀念什么/044
- 乌鸦塘刘李氏简史/047
- 曾国藩《刘氏续修谱序》考/066
- 岁月留痕老家具/073
- 曾国藩与刘氏家族/074
- 湘军与衡阳/078
- 乘风归来/084
- 怀念父亲/090
- 遍地斯文/103
- 保留石鼓老街的呼吁/116
- 遍地马灯/118
- 湘江赋/139
- 屋檐的高度/141
- 关于大雁精神/146
- 将军庙水库记游/151

目 录

九峰山下是吾家/157	100人事件之后
孤星残月霜满天/162	2000年
秋天是久违的故人/165	2000年
秋天在傍晚/167	2000年
一场秋雨/169	2000年
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人/170	2000年
牧黎公务员考试记事/174	2000年
情况属实/177	2000年
衡阳棉纺厂风波始末/182	2000年
留住乡村小学堂/194	2000年
工厂围城如何宜居? /197	2000年
“农民工”称呼何时休? /200	2000年
和童谣一起老去的乡村/203	2000年
和岁月同在的乡土(后记)/207	2000年

西乡打柴人

萤火虫，耀耀光，偷我钥匙开我仓。

骑我马，走衡州，牵我牛，犁大丘。

衡州路上有朵花，摇摇摆摆到谢家。

谢家门前有口塘，打只鲤鱼八尺长。

娘呷尾，爷呷头，留下中间讨婆娘。

讨个婆娘又死懒，关嗒后门打三餐。

在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，你听过这样的儿歌童谣吗？你还记得田间地头听到的山歌吗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，我还没有上学罢，下雪天，我坐在奶奶家的火柜上面，听奶奶讲《老虎报恩》的故事：从前，有个老婆婆，单庵独寺住在山里。一天夜里，老婆婆在纺花，听到屋后“唏呼唏呼”响。常年住在山里，晓得屋后是一只老虎在打转转，就依旧“哩哩呀呀”纺花到半夜三更。老虎还有走，老婆婆就喊：“蠢畜生！你若是脚掌里簪了柞刺，就把脚掌搭到窗眼来；若有事，就走开。我饭都有呷的啦，哪还有东西顾你？”老虎一听，老老实实把脚掌搭到窗眼上。老婆婆举灯盏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原来老虎脚掌里簪了好多柞刺，血糊邋遢。老婆婆帮老虎用针把刺挑出来，再用布包好。老虎走时，亲亲热热打了一声招呼。第二日清早，老婆婆醒来，听到屋后“咚”的一声响。出去一看，我的天老爷啦，原来屋后躺着一头好大的死野猪，怕有三四百斤重。



狮子桥上的石狮子

昨夜那只老虎，朝老婆婆拜了拜，一个纵奔，就有看到啦……我紧张地看着窗户，生怕有老虎跳下来。因为窗后就是陡峭的山崖，山上是密密的林子。听到北风劲吹，树枝呜呜作响。

窗户糊着皮纸，纸上有毛笔画的花卉。雪花我看不到，但是感觉得到雪花正在一片片一团团地落下来。屋内燃着炭火，旁边有火炉，炉子上的瓦炊壶冒着白汽。花猫蜷缩在我的鞋子上，不知道它听到了没有，眼睛眯着，

一副老爷爷的样子。我怕奶奶看出我害怕，就故意指着窗户上的花卉问奶奶：“奶奶，那是哪个画的呢？”奶奶用火钳抄着炭火，说，那是你太婆画的花样子。画花？那不是深宅大院里地主婆和少奶奶才可以做的事情吗？这样的土砖老屋，流离失所的人家，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太婆会画花，倒是看到抽屉上有一个描着梅花图案的瓷墨盒，后来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火柜还在，现在就放在我乡下的房子里。还有一个雕花的清代洗脸架，用玻璃嵌着一块桃型的水墨兰花图案，放在大叔家。一把竹睡椅，紫红发亮，搭脚部分是可以推拉的。1979年爷爷在上峰桐雅冲舅爷爷家病危，抬去接爷爷时就放在那里了。说是要去看看，一晃竟然30多年过去了，再没有去过。还有桐雅冲对面的罗桥、罗桥过去再翻过山的山雅冲，田心、李大屋；还有隔壁富田的苏家湾……那些小时候经常去过的地方；那些我一去，老一辈亲戚们就喊我讲故事的地方；晚上住在木板楼上，常常怀疑是不是地主家宅子的地方……而今安然无恙？

小时候，那一带的大屋场差不多都有灯队。龙灯最多，威风凛

凖；花灯最热闹；狮子灯 规模最小，一般是小屋场才耍，因为耍龙灯、花灯人员不够。花灯属于文灯，龙灯、狮子灯属于武灯。我们曾家冲有100多号人，都是一个太公的后裔，龙灯 的历史有几百年。名声在外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功夫也真不是吹的，那是过得硬的。大屋门口有一口八、十亩面积的水塘，塘边立着一排松木桩子，和几个系牛绳的石头墩子，每天清早，男人们去塘边挑水，都要先把水桶放下，举起铁钹投向松木桩，叫练飞钹。然后双手握住一头插在石头墩子里的武棍，屏声静气，把石头墩子挑起来。有的单手就可以挑起。就这样天长日久，练成了扎实的功夫。听老一辈人说，从民国到解放初，当地的武灯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到关马塘戏台打擂台。“曾家冲从来冇落过下风”！武师年端神气活现 地说：“那年又和富里塘的灯二扛二（不相上下），我们乌鸦塘吗会服气？就喊比飞钹，我站戏台上，背贴着梁柱，头上顶一只酒杯。年仕 在台下，打雷一样喊一声‘杀’！飞钹 就上来啦，啪！飞钹擦我头皮过，血就流下来，眼睛都看不清。娘嫁贼，做一世鸩鹰，却得鸽子啄瞎眼珠。”老武师指着额头说：“一块脑皮削脱啦，我用手一抹，冇事！扯 出飞钹就在戏上来几合杨七郎神钹。那炮竹啊，硬是堆起几尺厚。”

也许就是那样的打擂台吧，反映出老一辈人的阳刚之气和不服输的劲头。我们跟着大人们耍灯的时候，震耳欲聋的大鼓大锣的声音，山鸣谷应，让人热血沸腾。方圆二、三十里的大大小的屋场，差不多都踏遍了。感谢耍灯，让我那样亲身感受那一带的水水水水，感受那浓厚的年节氛围，特殊的民风民俗。也可以说，在和平年代里，是传统的武灯精神给予了我们桀骜不驯、誓不低头的性格感染。可惜，随着年轻人不断进入城市，村子渐渐凋敝起来。老宅新屋，大多门上挂锁。田边地头，也多是些 老人妇孺在不紧不慢地动着锄头。过年，童年的伙伴也难以相聚。往事真的不能重现了，岁月悄悄流逝了。曾经的那些场景，又怎么能够忘怀？祖先传

下来的龙灯，搁在祖堂的阁楼上好多年了，让人百感交集。农历2012年正月，我在逐户拜年时就鼓动说：“要不得！几百年的老灯，几百年的大屋，冷火清烟，象什么样子？今年一定把灯要起来！”大家眼睛一亮，欢欣鼓舞。好啊！你回来吧！正月十五，我和妻子带着子侄们冒雨赶回去了，路上电话不断：“到哪里了？我们集合在等啦！”“快啊！定好的时间就出灯啦，就等你呀。”远远地，看到久违的龙灯了，锣鼓喧天，铙炮轰鸣，心里格外激动。沉寂的乡村又生龙活虎起来了，乡亲们纷纷从电视机旁离开，来到门外，沐浴着纷飞的春雨，迎接生机勃勃的龙灯，迎接不一样的春天。

这就是衡阳西乡。素为斯文之地，处处诗意，遍地书香。人文蔚起，余音绕梁。南岳衡山与九峰分列东西，岳沙、柿竹二条河流蜿蜒其中，诞生了一代代文人墨客。在湖南乃至中国的近代史上，这是一片无法忽略的土地。我有幸出生、成长其间，凡20余年，至今仍然与这片土地联系紧密。耳闻目睹，亲身感受，点点滴滴，未敢忘也。

近年，陆续重访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期留下过朦胧而美丽向往的村落、老街、山川、河流，以及那些见证过历史的老人，并把我的所见所闻，所思所想，断断续续的记录下来，放在个人的QQ空间与朋友们分享。有些篇章，被媒体选发了，有些，只能作为资料保存。今年夏天，有溪江乡欧阳强君提议，约几个衡阳县籍文友出版丛书《乡土衡阳》，深得大家赞同。于是，把这些记录结集，命名为《农历》，以此献给我的家乡，我的祖先，我的亲人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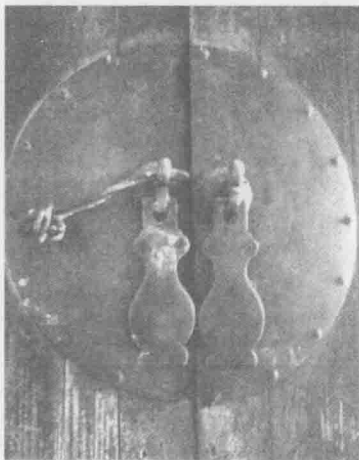
“欲知山中事，须问打柴人”。我如今就是那个打柴人，一个来自衡阳西乡，热爱西乡、记录西乡的打柴人。青山永不老，文字长流传。衡阳西乡，有打不尽的漫山遍野的柴！感谢生养我的土地，和养育我的父母，以及我的祖先们。

农历

是黑沉沉的黎明一声鸡啼，是薄雾中瓜棚一滴露水。是小巷中卖豆腐的小贩长长的吆喝，是牛在栏中平静的鼻息。是村口老树枝头的鸟巢，是路旁古井沉稳的石壁。是西风吹响的破庙铜铃，是一夜寒霜落叶遍地。

是第一锄掀翻的泥坯，蚯蚓苏醒的呼吸。是第一粒发芽的种籽，冬雪残留的痕迹。是细雨打湿的石板路，是野花悄然绽放的秘密。是山道上学童奔跑的快乐，是夕阳下老人苍茫的回忆。是灶膛柴禾燃烧的火光，是瓦罐吱吱欢叫的热汽。

是阁楼久久遗忘的纺车，是门后锈蚀斑斑的铁犁。是粮仓门板大写的序数，是汗水浸红的那把竹椅。是神龛下那盏暖暖的油灯，



是门墩上未下完的一局残棋。是用木炭记在墙上的稻谷收成，是柜门里亲人的生辰日期。是后园割不完的那畦韭菜，是高粱地里火红的神秘。是早熟的枇杷掉落荆棘，童年的你在一旁焦急。是小河里筑坝围困小鱼，树枝上的衣服却吹落水里。

是插秧时赤足对泥土的感觉，是露天电影场尖叫的快意。是瓜田

外婆家的衣柜门

边恋恋不舍的张望，是小老鼠在花生地收获后的寻觅。是繁星满天时水猴子的故事，是补锅匠手托铁水的神奇。是爆米花时惊恐地捂耳奔逃，是杀猪刀挥动时瞬间的颤栗。是铜锣敲响山鸣谷应，是鞭炮声中激动不已。是茶馆天南海北的浮沉，是戏台上粉墨登场，生死别离。

是民歌一咏三叹的余音，是年画花红柳绿的魅力。是太极的天地人和，是中药铺的蓝色店旗。是元宵灯火中龙腾狮跃，是清明绵绵不断的雨季。是中秋天涯一轮圆月，是重阳携手登高的兄弟。

是唐诗的高山流水，是宋词的午夜梦回。是汉赋元曲晋文章，是《诗经》《离骚》，是《楚辞》《史记》。是沉默的长城石奔腾的黄河水。

是风尘仆仆游子还乡，是风雪漫漫倚门盼归。是剑胆琴心侠骨柔情，是月黑风高慷慨赴义。是虫吟窗外雀依庭树，是仰首星汉灿灿，举目烟雨凄迷。

是立春雨水，惊蛰春分；是芒种夏至，白露秋分；是寒露霜降，是小雪大雪，白茫茫一片纷飞。

是成双的蜡烛喜气洋洋，是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；是对联上的汉字精神抖擞，是一树梅花，香透万里。